

慟失一位同窗最久的摯友

王樹芳

原伯兄是我最近的朋友，既是同鄉，又是同學，他的父親仲脩先生和我的先嚴同為清末宣統元年最後一次的拔貢，痛心膺政參加本邑革命工作，意趣相投，來往頗密，訓子甚嚴，原伯兄書文之秀逸，誠是家，有淵源，其嫂夫人沈頌英女士亦是名門望族。我和原伯，幼時同入吳興錫業高等小學，三年有半，即行畢業，他的天資聰穎過人，每年均列第一，我則第二或第三，總是趕不上他，畢業後，他留在本鄉省立三中修學一年，然後考入上海南洋公學中院一年級，當時稱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，我則赴上海先進麥倫書院。又改回吳興入東吳第三中學，分袂三年之後，亦考取南洋公學中院三級，此後同級上升進入上院，同習機械，直至大學三年，我因病休假半載，遂緩畢業一級，實際同窗，先後九易寒暑，朝夕共課，切磋觀摩。徐滙鐘聲，龍華塔影，成爲我們生活的寫照，縈繞腦際，真是難忘。他在校時勤學之餘，熱心運動，擅足球與百

米賽跑，曾在級際露頭角，學業仍冠儕輩，不受影響，誠屬英才。他離校後，分發北方鐵路，適值北伐軍甫奠南京，北方未定，張靜江先生主持浙江，原伯入財政廳任職，不久改就南京軍事交通訓練所教官，時李範一先生爲所長，數年後隨同柴志明兄赴安慶辦電廠，充工程師兼會計主任，嗣又應聘赴漢口任無線電臺工程師，時逢江洪泛濫，街道行舟者兩閱月，在大水中搶救工作，雖極艱辛，然能維持通信，貢獻巨偉，深獲上峯之嘉獎。旋調上海國際無線電臺，供職四年。抗戰軍興，改入福建電信局，負責工務敷設線路，增加通信業務，局址轉移隨軍退守永安，艱苦維持，克服一切困難，厥功不可磨滅。勝利以後，出任廈門電信局長，迨至大陸變色，政府播遷來臺，遂在臺灣電信局擔任重責。生平處事動謹，忠貞信守，廉潔耿介，嫉惡如仇，不屈不撓，戮力建設。而今中原未復，誓志以歿，九載同窗，一旦永訣，迴溯往日，能不叫我嗚咽傷懷呢！

原伯學兄千古

英才遽殞

趙曾珏敬輓

悼原伯學長

方賢齊

空亦知魚樂相將坐小舟水深
 清見底沙白靜疑浮得食依
 行梓成羣戲沙流夕陽橫
 影岸紅蓼幾枝秋
 賢齊學長兄雅屬 楊原伯

原伯遺墨

原伯人如其字，他就是那麼瀟灑脫俗，風趣而機警，洞達人情世故，勘破世俗名利。然而對公務却是一絲不苟，負責任怨，盡忠竭智，死而後已。奈何天不假年，未能盡展其抱負。嗚呼！痛哉！

原伯兄與我訂交遠在民國卅五年，在廣州開第六區電信會議之時，那時我擔任六區管理局的副局長，原伯是廈門電信局長，其後我送先父返閩，又在廈門停了幾天，承原伯兄照應備至。迨卅八年廈門陷落，原伯攜眷來臺，其時臺灣郵電開始分辦，電信管理局剛在草創之際，當時陳樹人局長就請他擔任秘書，後來升為主任秘書，我擔任管理局副局長，辦公則朝夕相處，每天又同車往返，志趣相投，遂成莫逆之交。當我五十年出國交涉貸款之時，副局長職務就由原伯兄代理，所以我回國後便建議添一位副局長，由原伯兄接着擔任下去。直到五十四年六月陳樹人兄退休，我奉派擔任管理局長之職，仍舊請原伯兄留任副局長。他那時身體已不太好，

原伯學兄千古

痛失老成

陳樹人敬輓

但仍毅然答應下來。一年來給我極大的清具。前後相交廿餘年，一旦棄我而去，焉得不悲！回想他生前言行，很多值得懷念之處，略述一二，以紓悲思：

原伯是工程師出身，幹過工務主管，也幹過獨當一面的電信行政主管，然而他却是理想的幕僚人才。他的心思縝密，考慮周詳，有膽有識，知人善用。對於長官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尤其處處顧全大局而不疏略小節。最可貴的是他的國學根底，文筆的運用，在我們這一班工程出身的朋友中，確屬出類拔萃。

原伯對人事問題的處理，更有他的特長，他所賞識選拔的人才，每每後來都很有成就。遇到難辦的人事案件，他每能片言解紛，臺灣的「人情味」特重，臺北是首善之區，請託八行到處亂飛，常有令人哭笑不得之事，原伯總能婉轉應付而不失立場。所以後來電信總局請他兼任人事室主任，電信黨部請他兼任秘書，替整個電信

人事制度，及黨部的組織，奠定極健全的基礎，但因此也使他精力損耗過甚，舊疾復發，悲哉！

原伯身材瘦小，但在年青時却最喜運動，後來雖自己不運動了，却是個標準球迷、運動迷，當楊傳廣極盛時代，我們整個辦公室都爲了鐵人而瘋狂，原伯預測他的紀錄，十拿九穩，他除書法之外，平時唯一消遣便是打打小牌，而他確是此中能手，有楊傳廣之稱，有時我戲問他：「你常勝的秘訣何在？」他說：「很簡單，必須用種種策略，引使敵方發怒，一旦敵方情緒失却了平衡，那麼最後勝利必歸於我。」這雖是遊戲小道，確有至理存焉！

原伯的煙癮很大，酒量也不小，一杯濃茶，更不離手。有一個時期我患氣喘病，原伯勸我試試學抽煙，他的理論是以毒攻毒，我聽了他的話，竟學上了抽煙，果然頗有效驗，至少飯後一支煙，確然平添無窮樂趣。五十二年原伯病了，病後煙也戒了，酒也停了，連茶也不喝了，小牌更不必提。我總勸他，人生總要有點寄託，公餘總要有要消遣，生活太單調，怕會影響情緒。於是他專志研習佛學，並拜土城老和尚爲師，皈依三寶，但願佛理的解脫，可以減輕他病魔糾纏的痛苦。

原伯主辦人事多年，總免不了得罪人的地方，今天他盡瘁國事而死，我希望對他生前存有誤解的朋友們，能够諒解他的出發點，是對長官盡責，對事業盡忠，種種難言之苦，祇有任勞，祇有任怨！事實上，

這次舉行殯禮時，全體同仁、親友、同窗對他的衷心哀悼，也可看出他的爲人，已獲得極大多數人的景仰！

原伯臨終前幾天，曾與我談過兩次，那時氣力已微，我俯伏身邊纔聽得清楚，他所講的完全是公事，甚至有一篇重要的文稿，他還口述叫我照擬，我完全照他所說一字不易的辦了稿。這可能便是他最後一篇文稿，如此念念不忘公務，真使人感動淚下。原伯，原伯！我深悔沒有堅決勸你擺脫公務到鄉間去休養，那樣你或許可以多活幾年。但是我們公務員時間是公家的，口袋是空空的，不做事去養病，又談何容易？原伯最熟習人事章則，他曉得不好做，也不肯做，就如此耽擱了，嗚呼！悲哉！

但願我這一篇紀念小文，你在西天佛界有靈，能够讀到，不枉知己相交一場。原伯生前擬就自輓聯一付，充份表現他超脫瀟灑的風度，錄後爲本文結尾。

我今先去了，撒手塵寰乃是大解脫，切莫悲傷。
卿亦不遠矣，並肩佛土仍結好伴侶，一同超昇。

病中撰付頌英夫人

原伯